

何嵩昱◎著

“石门坎现象”

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
基础教育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何嵩昱◎著

“石门坎现象”

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
基础教育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门坎现象”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启示 / 何嵩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161 - 9191 - 0

I. ①石… II. ①何… III. ①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基础教育—研究—西北地区②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基础教育—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G6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113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罗 莉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
字 数 443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该著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石门坎现象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启示”（项目编号10BSH015）的项目成果，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出版。

公元一九〇四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

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

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至今这个小村，老人们尽管不识字，居然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的落后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

——胡锦涛语^①

^① 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时，曾说过这一段话，用以教育和激励贵州的干部要学习柏格理的敬业和奉献精神。2010年11月，新华网（http://www.gz.xinhuanet.com/zfpd/2006-10/11/content_8232758.htm）。

目 录

绪论	(1)
一 立题依据	(1)
二 文献综述	(16)
三 课题内容及价值	(24)

历史篇 对“石门坎现象”的教育学解读

引论	(29)
第一章 教育概貌:石门坎基础教育兴衰史	(30)
第一节 初始期(1905—1909)——苗疆启蒙教育的 兴起	(30)
第二节 发展期(1909—1943)——石门坎光华小学的 诞生	(45)
第三节 辉煌期(1943—1952)——石门坎初级中学的 建立	(55)
第四节 黄金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的高效 办学方针	(65)
第五节 停滞受挫期(“文革”时期):从“西南文化最高区” 到“文化边缘”	(71)
第六节 曲折前进及教学质量滑坡期(改革开放以来)	(74)
第七节 新世纪石门学校新模式(2003 年至今)——新 中小学	(79)

第二章 教育场域:顺历史之“经”,理地域之“纬”	(95)
第一节 “经”顺:顺应历史潮流,推波助浪向前	(96)
第二节 “纬”畅:转变地域劣势,创建教育生长空间	(118)
第三章 教育主体:注“内涵式”发展,重“造血式” 推动	(125)
第一节 “内涵”饱满:教师主体性强	(126)
第二节 “造血”强劲:学生能动性高	(157)
第四章 教育客体:适农村之情,切石门之实	(171)
第一节 适情:课程内容务实有用	(172)
第二节 切实:教材教法灵活高效	(176)

现状篇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引论	(189)
第五章 教育场域:“经”顺,“纬”不畅	(199)
第一节 大背景良好:综合国力增强,教育形势大好	(199)
第二节 小环境堪忧:地域差异加大,西部问题较多	(208)
第六章 教育主体:“内涵”虚空,“造血”能力弱	(223)
第一节 教师:量少质差,德薄力弱	(223)
第二节 学生:观念不正,动力不足	(253)
第七章 教育客体:同而不和,华而不适	(278)
第一节 课程设置:过于同一化,未尊重西部实情	(278)
第二节 教材教法:追求城市化,欠考虑农村特点	(290)

启示篇 “石门坎现象”对当代西部民族地区 农村基础教育的启示

引论	(309)
第八章 教育场域:因时造势,因地制宜	(311)
第一节 结合历史潮流与“本土”实情,科学制定政策	(311)

第二节	“自上而下”监管与“自下而上”执行并重， 高效落实政策	(315)
第三节	兼顾“低投入”与“高产出”，保证扶持 连贯性	(319)
第四节	齐抓物质帮扶与精神引导，共建“物质”、 “精神”场域	(323)
第九章	教育主体：激发主体性，提高软实力	(327)
第一节	转变扶持方式，培养西部“造血”功能	(327)
第二节	加强引导，激发师生能动性	(329)
第三节	增强师资，提高教育软实力	(336)
第十章	教育客体：尊重区域个性，追求“和而不同”	(344)
第一节	尊重西部需求，创“地方化”课程	(346)
第二节	针对农村特点，制“本土化”教材教法	(348)
附录一	石门坎学校大事记	(355)
附录二	石门坎研究论文文献汇总(共221项)	(364)
参考文献		(422)

绪 论

一 立题依据

(一) “石门坎现象”之教育奇迹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石门坎，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距威宁县城 140 多千米。在文化版图上，这里曾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居住着“晦盲否塞”、结绳刻木的大花苗，他们从远方迁徙到这片属于彝族土目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盘剥，过着农奴式的贫困生活^①。而在 20 世纪初，随着基督教英国卫斯理循道公会（以下简称“英国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这里声名鹊起，迅速成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川黔滇交界地区的教育中心，中国现代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创办了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兴建了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培养出乌蒙苗民的第一位医学博士，以及一批优秀的苗族知识分子；诞生了中国第一所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以及中国近代开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构建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辐射黔滇川地区 100 余所学校和机构……石门坎还成为了苗族文字的发祥地、苗族文化的传播中心，农耕技术推广中心，战时灾民自救中心，麻风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首次发现地氟病的地方，足球之乡……石门坎无疑是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成功典型，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它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极其闭塞落后的山区使原本蒙昧无知的上万名各族群众就地接受规范的初等教育，为

^① 刘莹：《威宁石门坎文化 白云深处的贵州名片》（<http://gzrb.gog.com.cn/system/2006/11/24/001057253.shtml>）。

苗族、彝族培养出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创造出难以估量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引发了影响较大的“石门坎现象”，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关注的目光。

本课题中的“石门坎现象”即是指这一场于20世纪发生在以贵州威宁石门坎为中心的黔滇川边地的，由基督教传教士做先导，当地苗族、彝族等民族共同参与的“兴办教育，改良社会”的文化运动，指20世纪石门坎教育、文化、经济、宗教等在短时期内超常规快速发展的独特社会现象。故“石门坎”在本课题中不是一个地名概念，而是一种区域所指，大体来说是指黔滇川边地区，具体来说是指柏格理等人当年兴办教育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滇东北昭通、彝良、大关、永善、盐津、镇雄、威信、宣威、会泽、东川、寻甸，黔西北威宁、赫章、纳雍、织金，川南筠连、珙县、高县、古蔺、叙永、古宋等县。

1. 石门坎教育成就辉煌

1905年石门坎开办第一所小学，1943年石门坎建立西南苗区第一所中学，从1905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石门坎建成百余所分校。在英国循道公会的大力支持和石门坎本土各族民众的共同努力下，石门坎教育事业在半个世纪内从零基础迅速走向蓬勃发展，石门坎迅速崛起为文化“圣地”。^①石门坎教育成效之显著、教育成就之辉煌实属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上的罕见现象。

* 创建了第一所学制完整的苗民学校

1905年，在柏格理的带领下，在苗、汉教师与当地苗民的共同努力下，石门坎建立起了一所苗民教会学校——基督循道公会石门坎小学，仅设初小部。1912年，学校更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意在帮助师生树立国家意识，培养爱国热情。“至1913年，光华小学发展为学制七年的完全小学，成为我国第一所学制完整的苗民学校。学制按照民国政府教育部规定：初小四学年，高小三学年，秋季招生。”^②

石门坎光华小学在刚开始招收学生时，规定只有信教的苗家子弟才

① 沈红：《石门坎的100年》，《中国民族》2007年第1期。

② 沈红：《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能进校念书。随着学校影响的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各族子弟纷至沓来,于是学校废除原来的招生规定,扩大招生范围,将不信教的苗族子弟,以及苗族以外的彝族、汉族等其他民族子弟也纳入招生范围。一开始对教会持排斥态度的当地彝族土目在看到读书上学收获甚多、“好处”无数之后,渐渐地不再排斥教会的传教和教育事业,而是把自家的子女也送入学校。石门坎光华小学日渐兴隆,久而久之,该学校在当地民众心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当地有着“石门坎光华小学是最高学府”^①的说法。

* 创办了西南苗区的第一所正式中学

随着石门坎光华小学教育事业的大发展,1943年小学扩建为中学,取名为“西南边疆威宁石门坎初级中学”。除1942年教会在威宁县城开办的第一所教会中学外,这是威宁县全县境内的第二所中学,也是整个西南苗区的第一所正式中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专家王德光把石门坎誉为“各族人民教育的摇篮”。^②石门坎学校在20世纪上半叶长期招收彝、汉、回等民族学生,30年代是学校学生比较多的时期,多达350人,到40年代仍保持在300人左右。其中,苗族学生比例最大,占总人数的50%—60%,彝族占20%,汉族占10%—20%,其余还有少量回族学生。^③

* 开办了第一所双语学校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庆生发表文章说:“1905年石门坎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民族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双语教学的学校。”^④

苗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曾多次遭受历史民族战争的失败,并

① 王文慧、詹群:《论塞缪尔·柏格理对石门坎苗族教育的贡献》,《教育理论与心理学》2013年第8期。

② 王德光:苗族,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人,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石门坎光华学校,是苗族著名教育家朱焕章先生(石门坎人)的弟子。1947年考入南京边疆民族学校就读。新中国成立初,转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苗族语言研究工作。参加了苗文(滇东北方言)的创制与改革,毕生关心苗族语言文字工作及苗族的发展。

③ 沈红:《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④ 东旻、朱群慧:《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

长期经历逃亡和迁徙的磨难。大花苗是苗族的一个分支，他们在历史上经历过几次大迁徙，最终由北方迁移至西南的深山老林中，侥幸得以在乌蒙大山深处存活。由于乌蒙山区地理环境险恶，气候恶劣，再加上受当地彝族和汉族居民的排斥，他们世代忍受各种疾苦，遭受各种摧残，苦苦挣扎于生存线上，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可言。在石门坎办学之初，大花苗子弟没有任何文化基础，不会说也听不懂汉语。于是，西方传教士和外来汉族、回族教师便采用苗语、汉语双语教学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首先使用苗语教学来引导他们了解最简单、最基本的文化知识，消除他们对汉族语言及外来新事物的恐惧心理，然后再循序渐进地使用半苗半汉的双语教学方式逐渐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最终成功地帮助他们学习与吸收汉文化及其他知识。这种“特别的”苗汉双语并用的教学方法，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苗族学生对汉语及其他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还促进了苗族文化的传承，增进了石门坎苗民与其他民族教师之间的感情和沟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位卑权轻的苗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石门坎学校的教育事业也因此获得了强劲的发展推动力。

*** 开创了第一所男女兼收的学校**

石门坎光华小学从创办之日起，便一直倡导和宣扬男女平等的观念，向当地民众宣传男女平等思想，鼓励各族民众送女孩进校读书学知识，要求大家摒弃“男儿读书，女做家务”的封建守旧观念。在石门坎光华小学的教学活动中，处处体现出人人平等的教育思想：没有彝族、汉族高贵而苗族低贱之别，土目地主与平民奴隶同坐一张凳；没有男子权大于女的腐朽思想，男生、女生共用一张桌子；所有民众，不管年龄大小，不分族别、性别，只要有求知意愿，都可以进入光华学校接受教育……先进的教育观念促使边远的石门坎光华小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男女兼收的学校，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

*** 培养了量多质优的各族人才**

自1905年起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短短的50余年时间里，数以千计的苗、彝等各民族子弟在石门坎学校接受了较为全面的教育。石门坎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优，有大量德才兼备的普通人才，也有少量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

“据王建民先生的《现在西南民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一文记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石门坎两级小学 30 年内共有小学毕业生 1500 名，其中女生 200 多名；初中毕业生 18 名，其中女生 3 名。高中毕业生 3 名，高等师范毕业生 1 名，大学毕业生 2 名。此外，在 16000 苗民中三分之二能读汉文编的《苗民夜读课本》（也叫《苗民千字课》）。”^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红女士的《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一书记载，“截至 1951 年，石门坎光华学校毕业的小学生累计 4000 多人，培养的初中学生累计 500 多人，生源来自远近 20 县 100 所小学的贫困子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四十年代之前培养了三十余名苗族大学生；五十年代之前威宁苗族中有近 10 名神学院毕业生，20 多名不同专业的大学学生，数百名中学毕业生，数千名小学毕业生”^②。从大量文献资料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上半叶战火纷飞、生活艰难、“世乱”和“国乱”叠加的大背景下，石门坎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培养的优秀学员一批又一批，层出不穷。而且，石门坎教育还以开放的态度，打破封闭的“区域教学”思维，把优秀的学子送往成都等地接受高等教育，同多个省市、多所高校进行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前后输送了 30 余名学生到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华西大学、藏蒙大学。中学、中专毕业生达 200 余人。”^③大大提高了石门坎地区苗族的文化水平。“有资料统计，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每万人口只有 10.5 名大学生，贵州省每万人口只有 4 名大学生，贵州少数民族每万人口只有 0.8 名大学生，而威宁苗族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每万人口已经有 10 名大学生。”^④

1920 年，石门坎中学的苗族学生吴性纯考取了成都华西协和大学

①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政协威宁苗族百年实录编委会：《威宁苗族百年实录》，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3 页。

② 沈红：《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 页。

③ 颜勇：《历史上石门坎苗族教育反思》，《贵州民族研究》1994 年第 3 期。

④ 沈红：《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 页。

医学院，成为石门坎第一位苗民大学生，1929年博士毕业，成为大花苗历史上第一位医学博士，也是贵州最早的博士。朱焕章和张超伦也是石门坎优秀毕业生的代表，朱焕章成为苗族的第一位教育学士，张超伦成为继吴性纯之后的第二个苗族医学博士。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那样封闭的地区，在那般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培养出如此量多质优的人才，用“教育奇迹”来形容石门坎一点也不为过。

* 形成了辐射宽广的教学网络

随着石门坎光华小学的逐步发展，广大苗民的学习意愿越来越强烈。为了方便较远地方的苗民既能进校念书又不耽误农活，教会开始以石门坎为中心，在西南各地开办分校。至1938年，“石门坎的教育势力范围，计滇黔境内二十七所分校，川境内十五所分校，共计四十二所分校”^①。尽管由于经济支撑能力有限，各分校无法具备完善的教学设备和雄厚的师资力量，但分校的设立大大减轻了偏远地区苗民上学的负担。他们既不必因为生计劳作而放弃学习，也不用担心无力负担长途奔波的费用，劳间而学，劳学兼顾相长。分校的设立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学校资金和师资的困难，也妥善解决了广大苗民的学习时间及经济负担问题，这样一个双赢的善举，大大推动了整个西南地区教育的发展。

* 成就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即使在全国整体经济高速发展和教育事业蓬勃兴盛的今天，深居乌蒙大山之中的石门坎也依然困境重重，经济、交通状况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教育水平仍然很低。而就是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贫穷落后的地区，却在20世纪初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创造了令世人惊讶的种种奇迹。经过柏格理等传教士和石门坎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石门坎地区的居民，尤其是广大苗民，从目不识丁到会诵会咏，从惨遭盘剥到自由平等，从无人知晓到名扬海外，成为享誉国际的“西南民族最高文化区”。

2. 石门坎教育影响广泛深远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过程

^① 王建明：《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边声》1938年第3期。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地位。教育的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会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20 世纪上半叶石门坎的“教育神话”令人震惊，石门坎的教育奇迹令人叹服，石门坎教育成果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其一，石门坎教育的繁荣推进了我国的现代化教育进程。柏格理设置多元课程^①、师资教材中西结合，以及以苗教苗的教学模式，设置教区，分四部三科^②、教区内办事处常务委员会，制定严格的作息时间和学习制度，培养学生勤学苦读的良好学风以及尊师重道的良好品德等等，对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的规范化与制度化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男女同校平等接受教育，赋予女性追求平等的权利，极大地消解了我国封建社会残留的男尊女卑的落后观念；使用照相机、幻灯机（见图 0-1）、放映机（见图 0-2）等传播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让民众接触现代教育技术，激起民众求学欲望；创制苗文、翻译出版苗文书籍、编写苗文教材，填补了苗族几千年未见书的历史，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其二，石门坎学校使黔、滇、川等地求学者齐聚一堂，使石门坎苗民及整个西南地区的民众吸收到较为全面的现代知识，开阔了民众的视野，促成落后地区边民的思想开化和文化觉醒。在 20 世纪以前，愚昧的石门坎苗民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其他民族的压迫而不知反抗，任人鱼肉。自石门坎学校开办后短短的十几年内，石门坎苗族同胞从无知成长为有知，从愚昧变开化，从任人宰割到懂得抗争，从受尽凌辱歧视到懂得争取民族平等求解放。自接受学校教育后，有了文化科学知识的苗民能清楚地识破封建势力欺压蒙骗的“庐山真面目”，且敢于起来与之斗争。他们已然懂得了维护本民族尊严，争取民族平等、自我解放。

① 多元课程包括：公民测验及公民知识、国语、算术、社会、卫生、艺术、体育、自然研究、园艺与农业、家事、职业指导、历史、地理、音乐、应用文、方言、英文。

② 四部：苗疆部（部长柏格理，部设石门坎，下辖云南省永善、大关、彝良、盐津、威信、镇雄和贵州威宁县及川南苗族教会）、东川部、昭通部、东粟部。三科：理学科、宣道科、医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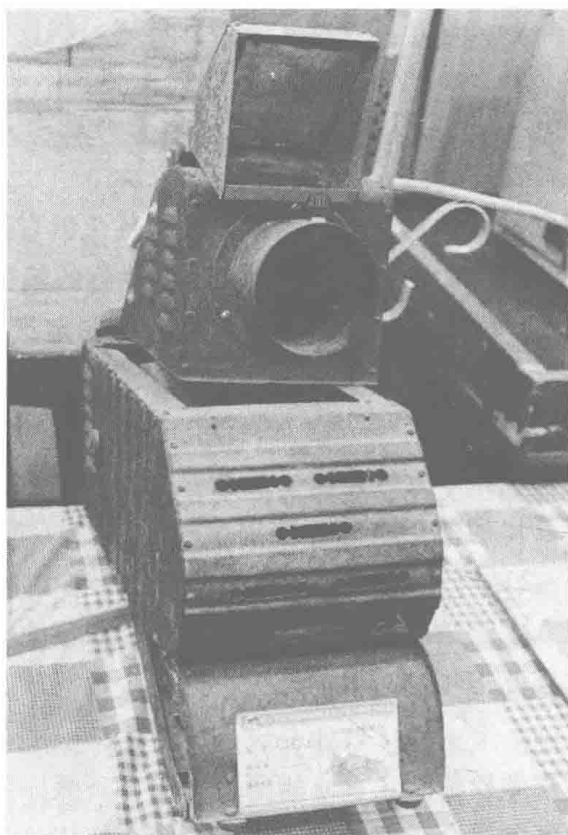


图 0-1 20 世纪 30 年代石门坎教学用的幻灯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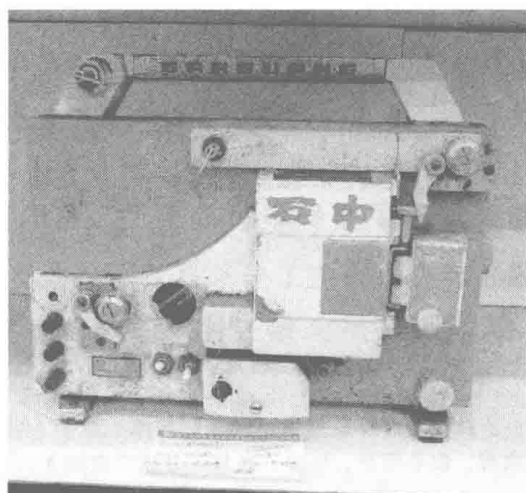


图 0-2 20 世纪 30 年代石门坎教学用的放映机

其三，在激发苗族同胞反对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自觉性的同时，石门坎的宗教教育又成为了汉族同胞与苗族同胞共结友好的纽带，为我国的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柏格理办学伊始，不可能‘以苗教苗’，他先后聘请和任用了十多个汉族老师和布道员。这些汉族老师和布道员在苗区一边教学，一边传教，由于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和苗族同胞交往频繁，对苗胞不仅不加以歧视，相反还在各方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与彝族土目、封建团绅作斗争，和他们一起反对民族压迫和歧视。因此，汉族老师和苗族同胞结下了一定的友谊，且得到苗族同胞的爱戴和信任。”^① 汉族知识分子还通过《半月刊》刊登一些讲述健康生活习惯的文章，向苗民普及健康知识，开启苗民民智，帮助苗民摒弃陋习。汉族教育人员用平等眼光看待苗民，尽心尽责地为他们传授知识，教员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逐渐了解对方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减少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互信。

其四，石门坎教育将西方文化的工具主义、知识的社会功效传递给落后边民，不仅掀起一股尊师重教兴学之风，形成教育内源式发展和人才反哺家乡模式，还极大地改善了落后地区穷苦人民困顿的生活，改变了他们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树立了他们崭新的文化精神面貌。石门坎学校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他们以自己的学识反哺家乡，为苗族教育和地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石门坎自己培养出来的苗族教师占整个石门坎学校教师队伍的百分之二三十，在石门坎形成了良好的内源式发展模式。石门坎学校还积极发挥知识的社会功效：治病、开药房、建医院救济院、种牛痘预防天花、宣讲医药知识等，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健康之忧；建立麻风病院，改变了麻风病人为家人和社会所不容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医学意义和人文意义；建立邮政代办所，使落后边民能够及时了解外界新闻动态，打开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通道，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在文体方面，先以足球运动激发学生和民众的运动热情，再带动以篮球、排球为主的球类运动和以拔河、赛马、射弩、登

^① 谭佛佑：《本世纪初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